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九輯

內部資料 負責保存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

1958年9月8日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九輯）

目 錄

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

- 1、鐵托在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第一次代表
大會上的講話……………（1）
- 2、朱羅·薩拉伊：南斯拉夫生產者自治
的經驗和遠景……………（10）
- 3、拉托·杜高尼奇：工人自治的物質基礎……………（46）
- 4、約西普·察齊：工人管理條件下的勞
動關係……………（59）
- 5、馬爾科·克爾齊西克：工人自治機構
的組織和工作方法……………（73）
- 6、哈桑·布爾基奇：工人管理機關同其
他機構和組織的關係……………（86）
- 7、斯拉夫科·魯科維奇：工人委員會的
經濟工作……………（111）
- 8、阿塞爾·德累昂：培養生產者管理企
業的能力……………（124）
- 9、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139）

附录:

帕夫莱·科万: 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

和社会自治..... (158)

(1) 工人管理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 企业的经济和法律地位

(3) 工人管理的特殊形式

(4) 企业协会

(5) 工人管理和国家—社会组织的变化

(6) 教育、文化、科学、卫生及其他社会服

务方面的社会管理

(7) 进一步发展工人管理的一些问题

鉄托在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第一次 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57年6月25日)

亲爱的同志們！

我覺得很榮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参加工人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致敬，并祝賀你們在工作中，在討論和通过为进一步发展生产，为生产者的利益也是为了我們整个社会主义集体的利益的決議方面获得很多的成就。

自从通过了把工厂和企业交由生产者——我們国家的工人管理的法令到今天才不过七年。可以說，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們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所必要的，也就是說，为了經濟中的民主化，为了在生产中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所必要的。这种关系的基础不仅是使劳动人民广泛地参加管理生产，而且广泛地参加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分配。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劳动人民能够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創造能力和主动性，而生产的集中管理則往往妨碍了这种創造能力和主动性的發揮。

当时，随着工业化的加强，我們的年青的工人階級自农村湧入城市和工厂，人們對他們的能力还有怀疑，怀疑他們在加速工业化中是否能够担負起管理工厂和企业如此复杂的任务。然而，當我們制訂这项法令的时候，我們並沒有怀疑我們的工人階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們从实践中已經能够使我們相信他們的創

造能力。是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人階級的大部分是年青的，同我們的革命的成果——新南斯拉夫一樣年青。落后的舊南斯拉夫留給我們的只有極少數有才能和懂得技術的幹部；另一方面，在解放戰爭和我們的人民革命中，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工人階級中最能干的幹部又受到重大的犧牲。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年輕的工人在掌握製造各種複雜機器，特別是在製造高級質量的產品和技術設備，包括新工廠和電力站所需的裝備的技術方面作出了飛躍的進展，他們的能力是值得欽佩的。我們迅速發展的工業化永遠要求訓練和培養更多的新的技術幹部，讓工人集體來管理工廠和企業，就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很明顯的，工人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非凡的成績。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在生產中發揮着如此巨大的創造能力的我國勞動者是否能管理生產，我們還應該有所懷疑和躊躇嗎？不會的。雖然我們理解到在推進社會管理的道路上是會有各種困難和障礙，但是我們早就相信他們一定能克服這一切的，而這是你們在座諸位所最清楚的。

你們將要在这里談論各方面的缺點，特別是那些帶有主觀性質的缺點，因為必須把它們指出來，以便盡速予以克服，困難和缺點有些是客觀的，但也有些是主觀的；那些主觀的困難和缺點要比其他的容易消滅或避免，因為這與你們有關。對於在我國工人自治獲得迅速和正常發展的道路上存在的客觀困難和障礙，我們這些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發展負責的人必須把它們提出來。因為，在消除某些陳腐的規章和機構方面所表現的遲緩上，我們是不能否認應負有一部分責任的。這種不適當的規章和機構癱瘓了生產的發展，因而也就影響我們工人們的生活水平的

提高。

至于某些过去客观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困难，我們是不能負責的，因为这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克服了的。但是当客观上的困难轉化为主观的困难，我們这些負領導責任的人應該作一切努力使这些弱点尽可能迅速地消除，因为这与我們这些領導人有关系。比如，工資制度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問題已經拖了很久。而这个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直接关系的。

亲爱的男女同志們，既然我談到了工人集体中所出現的某些消极的东西，現在就讓我來指出，其中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果还不消除的話，它們就会对我們磐石般的社会主义集体的建設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首先就是忽略整体利益的本位思想。这样的本位思想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与我們集体中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正確观念是不相容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的集体；在这个大的集体里个人的利益應該符合整体的利益。如果在工厂和企业中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占优势而是实行强者压倒弱者的原則的話，这对于集体是非常有害的。不公正的競争和建立几个同样性質的企业来和已有的企业进行競争，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样就会造成多余的投資，假如把这种投資用于其他方面的話，則將是更好的。某些企业拒絕和其他企业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促使某种产品成本的降低，这种做法同样也是有害的。你們應該消灭这种缺点，因为这將有利于工人自己和我們的整个集体。

然而，同志們，在談到我們工人自治的困难和缺点的时候，我們必須把这些缺点和过去短短七年間所获得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巨大成績来对照一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應該談談成績，为的

是使人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勞働者在這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已經光輝地經過了考驗。這個時期是一個大規模的學習時期，三分之一的在職工人即約有六十多萬的職工參加了這個管理工作。這是我們國家最困難的一個時期，因為我們必須向幾乎是不能克服的困難，特別是向經濟方面的困難作鬥爭，在這個時期里，也是我們的工人階級挑起了主要的重擔。為了創造較好的經濟條件，我們的工人階級不得不放棄自己生活水平方面的許多利益，來幫助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和改造。如果今天我們綜覽一下我們國家的整個面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具有現代化裝備的工廠和企業，這些工廠和企業正使我們過去落后的南斯拉夫變成為愈來愈工業化的國家。正是在這個最困難的時期，我國勞働者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創造能力。我們的工人很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在這期間，他們在我國各方面發揮了驚人的積極性，使我們能夠克服阻礙我們發展的、看來幾乎是不可克服的一切困難。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我們的工人階級在工人自治中所起的作用對於我們能夠擺脫這種最艱難困苦的處境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當那些來歷不明的教條主義的辯護者否定今天我們工人自治制度的價值，說它是無政府主義或是另外一些類似的稱號的時候，我們絲毫沒有必要用馬克思的觀點在理論上證明我們工人自治制度的正確性和它的非凡的功效，因為在實踐中已經證明了它的豐富的價值。它的成效已經說明了一切。同時，在實踐中這個制度已經證明它具有生命力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手段社會化的理論的正確性。這個理論的意義是在於生產者自己支配生產手段從而實現了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不用說我們絲毫沒有這個意圖，象我們常常被人指責的那

样，要强使别人接受我們的制度。但是我們有責任保卫我們的制度，以抵御那些无視事实、不愿看一看南斯拉夫的現實的人們的攻击。我認为我們的实践和我們所获得的成就最有力地証明了我們制度的正確性。这些成就不仅为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們即我們的管理生产的工人們所看到，而且我們全国人民也同样看到和感受到，甚至国外的人士也已知道了。

我們也无意爭辯那一个国家的制度更好、更民主，因为生产者，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羣众是这件事最好的判断者。我們的劳动人民確信他們对工厂和企业的管理是一項巨大的成就，这为他們获得更愉快的、幸福的生活打开了最美好的前景。而当我們的工人阶级对这种管理制度表示滿意的时候——我深信他們是这样的，而且准备随时甚至用生命来保卫他們自己的巨大的成就，（掌声）——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們国外有一些人如此担心我們的工人自治制度是否好，（笑声和掌声）而且还要对它的社会主义性質表示異議。我順便要說，在我們国外有些批評家往往就某件事物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問題作出判断，虽然其中許多人沒有資格，至少沒有具备最起碼的資格这样做。（掌声并欢呼：鉄托，鉄托，鉄托！）我不打算列举和辯駁一切有关我們工人自治的荒謬的言論和文章，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和我們国内的现实將对这些事情作出最好的回答。但是我想乘此机会劝告一切不相信工人自治所取得的成績的人們到南斯拉夫来亲自看看。我們將十分愿意向他們解釋一切問題，并努力給他們作一些說明，如果这些怀疑者当中有人愿意这样做的話。

关于国外對我們国内的发展所作的批評，我們應該根据直到目前我們所获得的經驗声明：这些批評不能說是善意的或是客觀

的，而往往是吹毛求疵的。因為他們慣于利用我們自己對某些缺點的批評，然後加以總括，但是拒絕去看看可能發生困難和缺點的原因，拒絕承認最大的困難正是來自外部，而且，不願意說我們所獲得的成就，儘管我們有一些缺點。如果這些批評家也承認我們的一些積極的成就——它使得過去七年內的某些缺點黯然失色——那麼他們就很難斷言我們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修正主義。我認為，現在該是結束這點的時候了，每個人首先應該關心他自己本身的事情，每個人應該按照他的知識，按照他的條件所允許的情況來建設社會主義。別人也有困難和缺點，我們知道這些困難和缺點，而且是不少的，但是我們絲毫不對這些困難和缺點表示幸災樂禍。相反地，我們希望他們儘快地克服這些困難和缺點。應該互相支持，而不是進行破壞性的批評。我確信，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是可能保持不僅正常的而且還是友好的關係。然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實際行動却和我們對良好關係的願望相矛盾的，而這個願望也同樣曾經是那些國家的許多領袖們宣稱過的。如果僅僅在嘴上說要和南斯拉夫建立友好關係，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在內部向黨員和廣大人民羣眾發出種種指示，說南斯拉夫到處都熱中於修正主義，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說它同帝國主義合作，危害社會主義國家等。那麼，在我們同某些東方國家之間就不可能談什麼良好和誠摯的關係。

今天所謂“同志般”的新的批評方法，具有極為顯著的非同志的傾向，因為，這種批評往往在開始時指出一些積極的東西，然後接着就來一個有名的“但是”，跟着就是歷數我們的缺點和錯誤——而且往往作了歪曲或是捏造出一些東西——以便在文章下結論的時候，好否定我們一切建設性的東西，從而把南斯拉

夫說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混合体。这是所謂“同志般的批評”嗎？这是建立信任和友誼的作法嗎？当然不是。这必須停止，因为这并不会給具有共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帶來什么好处。

良好的关系應該建立在眞实的基础上，建立在眞誠和信任上。嘴上这样說，作的却完全是另一套，这是欺騙不了我們的。假如我們也开始列举和批評某些国家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我們所不喜欢的东西，这有什么意义呢？是的，有些东西是應該批評的，但是建設性的批評和非建設性的或者是惡意的批評是并不难于区別的。那些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換言之就是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从总的范围来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人們是如何介紹南斯拉夫的，了解这一点對我們并不是无关的。我們要求人們在写作有关我們的文章以及談論我們的时候應該眞实，而不是對我們的积极的正面的实情略而不提，只是陈述消极的反面的东西，甚至还加以歪曲夸大。我想这是我們对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同志們的最低的要求。假如我們这样来理解相互之間的关系的話，那末我相信这种关系就不仅將是良好的，而且將是持久的和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有利的。

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許多西方批評家對我們的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性質表示異議的批評。他們也應該到我們的工厂中来，和我們的工人交談交談，来設法了解眞正的民主的基础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在被人們頑固地宣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的多党政治竞争（在这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下，每一个資本家都有合法的权利来剝削其他人的劳动，以便增加他个人的財富）中呢，还是在生产工具归生产者所有和最大多数羣众参加經濟管理工作和社会生活其

他各方面的管理工作的社会制度内呢？在这些批評家看来，如果个人沒有权利运用一切宣傳方法甚至是欺騙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各种人物湊成的小反动政党，那就是沒有民主。西方的人民如果对于經常互相爭論的多党制滿意的話（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們已經成功地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綱領团結了我国絕大多数的人民。联盟包括那些过去曾屬於各党派的人士，但是他們已經確信那些党派是不会給我們的国家帶來任何好处。他們今天已經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設者，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么。这是一个龐大的組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在这个組織中。在这个組織里，人們自由地进行討論，按照真正民主的方法，作出最好的決定，并且由我們社会主义集体的全部力量来加以实现。

亲爱的男女同志們，我深信，你們大家都很清楚地估計到这次代表大会將产生新的更有力的动力来进一步发展和改进工人自治制度。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更好地組織生产。毫无問題，我們必須尽快并尽可能地消除一切不能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仍在阻碍工人充分發揮創造力和积极性的因素。在談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我們必須考虑提高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我們不能老是号召工人們提高觉悟，提高生产，而不使他們在增加收入方面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看到他們努力的成果。現在这已經是可能的了，因為我們現在有可能以較為緩和的速度来进行投資和建設新的工厂和企业。我必須在这里強調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有些地方，人們重又开始在扩大投資，又在过于广大的範圍上进行投資，虽然我們已經決定削減这种投資，以使用更多的資源来提高生活水平。我認為，我們的工人集体在这方

面能夠而且必須予以更多的影响和更严密的監督。

工人委員會不僅應該處理生產的技術問題，而且也應該過問企業的經濟問題以及其他更廣泛的各種問題，例如市場問題等等。我們注意到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企業的領導是不承認工人委員會有這種權利的，而在另一方面，工人們也太容易對這種給予工人委員會的不正確的對待讓步了。這種錯誤的觀點應該竭力避免。

同志們，這就是我要向你們簡單談的，我深信工人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必將作出重要的決定。再一次向你們全體致敬，並祝你們在工作中獲得更多的成就。

南斯拉夫生產者自治的經驗和远景

朱罗·薩拉伊

(1957年6月25日)

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为了解生产者自治对于社会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原則性意义，以及估計工人委员会七年来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于生产者自治制度的期望，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已經举行过多次国内和国际的各种代表大会。但是，具有多年管理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实际經驗的直接生产者的代表們集会，这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出席我們的代表大会的，有一千七百多名体现着了生产和管理职能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工人委员会促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起社会领导作用的力量，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取决于此的。或者，正如鉄托同志不久前所指出的：

“我国工人阶级学会了领导他們的企业，学会了领导生产。我国工人阶级已經成了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設者，而且这不是表现在紙上和口号上，而是表现在工厂的日常实际工作中。”

在过去七年期間，我們建立了一个发展得很普遍的、統一完整的工人自治机构，其中包括工人委员会、生产者院、协会，

同業公會和企業聯合會，它們都是這一不可分割的整體的組成部分。這個建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複雜的機構，在我國條件下表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實質。

工人自治的基本意義

工人委員會和生產者院是工人階級直接參加政權的機關，它們是我國政治體系社會體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通過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管理機關和在目前條件下以最適當的民主方法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機關，最突出地體現出來。工人委員會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條件下，保證了直接生產者的一個主要的民主和政治權利。直接管理公有化的財產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因此，工人委員會和生產者院具有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會給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帶來深遠的社會政治後果。

建立真正的直接生產者管理機構，有兩個基本前提：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和生產資料改變為公有財產。今天，在國際範圍內，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範圍和條件下，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上，出現了生產者參加企業管理的其他形式，即各種初期形式和萌芽。

在我國，工人管理是同公有制聯繫在一起的，它意味着生產資料公有性質的加強和確立。工人委員會雖然獨立地管理企業，但它們的代表社會這樣做的，因為社會把一部分公有財產委託給它們管理。直接生產者有很大可能在公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自由地結合起來，並且充分享有管理公有生產資料的民主權利。自由生產者的這一基本職能也成了建立整個直接民主制度的出發

点。

随着工人委员会的建立，生产者直接参加管理企业、决定收入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就开始了。实际上也就开始了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逐渐消亡的过程，生产者同生产资料 and 劳动条件直接结合的过程，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逐渐克服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过程。但是，工人自治的基本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地以直接生产者代替行政管理者的事实，它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的质的突变。

私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和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使我国国家机关加强起来，并且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在经济方面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是基于国家机关独自处理工人阶级的劳动果实之上的。虽然这些危险是在工人阶级执政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工人阶级仍应保证不仅要通过政权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且应作为领导力量和直接生产者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其他劳动者也必须越来越多地直接参加管理，自己解决有关他们的生活和需要问题。

我们从亲身实践中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力量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敌人：一方面是存在于逐渐消失的物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残余；另一方面是在自己基础上产生的、从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社会条件下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这两种危险实质上都是旧的残余，它们的消灭乃是取得社会主义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

工人委员会和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整个管理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同官僚主义危险作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把官僚主义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从社会中“分

出”来的国家机关的话，那末，毫无疑问，生产者参加管理和直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彻底而有效的手段。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心在日益转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民主活动。整个社会机构——从企业、公社直至全国——都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协会。而这个协会对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来说是具有相同的性质的。由于生产者是独立和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并且掌握了社会事务和公有生产资料的管理，所以他们既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又是共同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这两种利益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更不能通过独立的国家机关来解决。

通过工人委员会这种形式，可以表现出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正象个人利益是每一个社会制度的推动力量一样，社会主义的进步也要看公有制条件下个人的物质的、道德的、创造的和社会的利益成为推动力量的程度如何。每个生产者对于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劳动集体的活动的关心，是在以往我们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一切其他制度下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每个人都同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自觉地 and 积极地参加这一社会制度的建设，而社会主义及其整个民主机构则成为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和不可代替的了。

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就进行着反对雇佣劳动关系、争取自由独立的生产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权利的斗争。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工人阶级开始逐步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要求，因为当个体生产者还不能参加管理企业，从而也不能争取建立使个人和集体的劳动给生产者个人和社会提供最大效果的条件时，当个体生产者在分配制度中还不能作为以个人劳动和集体劳

动为自己創造收入的人时，僱傭劳动和僱傭报酬的残余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因此，直接生产者在統一的計划經濟范圍內的自治，意味着消灭过去的資本主义残余和官僚主义的集中管理制度的残余。

一定社会制度的力量还取决于它依靠哪些社会力量以及这些社会力量的大小。直接参加管理經濟和社会事务，毫無疑問，对于絕大多數生产者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的主动性是一个最有力的鼓舞。广大劳动人民对事业的关心和主动精神的發揮，决定于他們認識到以其主动性能达到某种目的、获得良好的成果和改善集体和个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可能性。直接管理机关唤起了并加强了这种認識，使劳动者確信，改进他們的企业、满足个人和公众的需要、克服各种困难，这一切首先决定于他們自己。这种信念与認識是羣众的創造主动性的基本源泉，而我国工人阶级在过去的七年中极充分地表现了这种主动性。

同时，社会直接管理經濟的制度，可以加速当前世界上两种社会矛盾的消除过程。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把工人的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和作为消費者的利益結合起来，它們体现着消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間的矛盾的努力。自然，期望这些矛盾立刻絕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生产者自治机构却是使这些矛盾逐渐消失的关键。

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全体劳动人民教育制度改进的过程中，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也在消除。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最有利的因素正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和管理方面的腦力工作相结合。

“任何生产者不应仅仅是生产者”这一原則越能彻底地实现，就能更快地、更順利地克服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的鴻溝就能使